

■ 吴景姬

真正见识到寒冷的锐不可当，是那年在金佛山海拔近2000米的北坡山岭上。行走于旷野里，那些似乎在捏着嗓子尖叫的风，让你可以看见它们已被撕碎成一条条闪着光的发光体，蛇一般在你的肌肤、脊柱、神经来回穿梭，让你被寒冷咬住了喉咙！

那个时候才明白，金佛山不是拿来与你嬉皮笑脸的，它很庄严。

有时这种庄严会变成肃穆和冷峻，尤其是凛冬之季，雪雾和摧枯拉朽的风会让整座山变得异常简约、侘寂，也会让它变得硬朗、纯粹、少言寡语。

它砰砰关上一扇扇通向它心脏的门，蹲在门后边你摸不到的地方与你对峙，神情是傲慢的。

但那只是你半秒钟的感受——以为那傲慢是毫无道理的，却会在凝视它众多戴着洁白王冠山峰的三秒钟内，自动摘下眼里偏颇的翳障，看清自己：那个在大山面前耸耸肩、摊摊手作潇洒状的小孩多么幼稚。为了走过几条路，钻过一些洞，把玩过一些花花草草就算走进了金佛山，读懂了它的内心，便可洋洋洒洒为其铺就文章……

你啊，太纤细。有些山需要终身去行走，去研读。

二

每一次在金佛山都觉得身心恍惚，被最清新的空气灌醉了似的，唯在深夜醒来，陡感神清气爽，身轻如燕。

会看到月光照耀下的石崖像硕大无棚的反光板，让亮晃晃的光扑向森林，去控制那里不断弥漫的阴影，树梢上拥有了令人愉悦的钴蓝色调。

最让人吃惊还是，此刻的石崖并不是白天看上去的昂首挺胸，而是在低眉浅笑，一种长者的模样，似乎在说：来，我们做一次成人式的交谈吧，就从冬天开始。

冬天的金佛山像谁的大手起落，嵌下了停止键与删除键。一阵去繁就简之后，万物似乎都因雪的庇护荣归故里，做梦，等待……

这会是大自然充满善意的季节，应该相信它，包括相信春天的唾手可得。

春天，我曾为金佛山一棵站在悬崖边的杜鹃树百感交集。

犹如在芸芸众生间瞧见让我脸红心跳的面孔，借着大雾飘过去的刹那，它美艳的形象忽然就撞进我的眼帘，海盜偷袭般的决绝。

别人告诉我，它叫“阔柄杜鹃”，每朵花的花冠呈漏斗形状，一手可握。但好几朵挤在一起，就挤出了规模、效果、奔流不息。

它这类的珍稀杜鹃也算是金佛山花界的天后，美艳不必说，更在于动辄便有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树龄。

我目瞪口呆听着它的神话，发现在我的眼眶里它不断在疯长，不可思议地顶天立地。

它用自己具有迷惑性的紫色色故意来模糊所谓动植物之间的界限，似乎在告诉人们花朵也可以变成参天大树，甚至是凶猛的兽。

你可以感叹它的老当益壮，更应惊讶它的青春不老。

有位植物学家曾给我说：花朵长得这么漂亮并不是为了来取悦人类，因为它们往往比人类更先到达这个地球。它们让自己很美只是为了在大自然那里拿到更多的生存机会。

它们在向美的进化中一日又一日、一年又一年不懈地努力、吃苦、忍耐与变革。

三

夏天，金佛山仿佛才真正苏醒过来，因为已拥有大把奢侈的阳光可以利箭似的去刺破山峦沟壑的每一寸肌肤，唤起它们的血性，挑逗出它们的荷尔蒙。

你完全可以看到这里的动植物在怎样你争我抢：为了接近一点阳光，更好地完成生育女、传宗接代，它们可以血腥厮杀，鱼死网破，也可以忍辱负重，吃尽苦头。

石林参差、溶洞密布的金佛山也是众多喀斯特特有动物的栖息地。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溶洞地下



景。

初冬时节，重庆市南川区金佛山景区，目之所及皆是风景。

胡波 摄影重庆

河中，生活着几乎全身透明，约有半个手掌大的红点齿蟾的蝌蚪。红点齿蟾不仅是我国的特有物种，而且还是目前世界上已知的唯一一种蝌蚪在溶洞中生活的蛙类。

这段带着学术气息的文字却让我浮想联翩，感怀不已：半个手掌大的小动物，它们短促的一生注定被黑暗困囿。黑暗是它们大雨滂沱时潮水般诞生的狂欢节，又是此后脆弱生存空间的天与地，清晨与暮时，婚床与坟茔。然而，它们从不抑郁，总是兴致勃勃地游戏水花，兢兢业业地将卵涂抹于砂砾石缝，将自己的基因赠予这貌似虚无的黑。

好在这里的黑并没有辜负它们，到现在，它们都还只算“近危”物种，没被列入濒危。

这除了现代人有意意识的保护，也在于它们一直都活得那样据理力争，大无畏。

“我已完成从我到黎明的一跃。我已留下我的身体在光的旁边。”“在黑夜的另一头，爱情是可能的——带我去吧——带我到甜甜的蜜汁中。”怎么觉得阿根廷女诗人皮扎尼克这些深情诗，就是隔着时空、隔着物种为这些全身透明的小动物写的。

而另一位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的“万物静谧如谜”，又完全是她左手递给金佛山“流苏盆距兰”的诗歌。

这个名字有点啰嗦的植物2010年才向全世界亮明自己的身份，可是其头冠下的注解又令人喜忧参半：它也是金佛山的特有物种。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红色名录的评选标准，它已处于极度濒危的状态。

它绝对是可以随着响板跳弗拉明戈舞的神秘少女。这1厘米的舞娘，小得多么可怜，却是壮阔的色彩搭配大师。

它在虫鸣风起的草丛间提臀送胯，手臂婉转，谁会是她舞场目不转睛的观众，或者，那里只是一片空荡荡……

孤独是伟大的，包括濒危前那种亭亭玉立的孤独。

而这种勇敢的寂寞才让金佛山的植物种数极为丰富，原产的种子植物便有4768种。

动物同样不会错过这里：东洋界和古北界这一南一北两大动物区系交汇于此，隆重地会面，默默地安家落户，力争上游地生生不息。

金佛山无时无刻不在教授着生命课，教授我们别装虚妄的高级，多少保留一点动物的天真与血性。

四

九月，我们会沿着哪些路在金佛山行山？采方竹笋的笋农踩出的一行行脚窝子，山歌起伏的密林小道，还是那小心翼翼地走过山崖、峡谷、湖泊、森林、瀑布的178环线？

在霜风还没抵达前，秋天都是靠得住的怀抱，让我们吸它热乎乎的乳汁。

178环线不仅是条旅游公路、运输公路，还可举办半程马拉松赛，新能源汽车环金佛山178定向赛……

178环线根本就是无限的诱惑：你可像回到老巢一样在山王坪杉树林间露营，让阳光和冷雨撞闯你的梦境；可在滑翔伞上做苍鹰从大湖上掠过，在崖岩做壁虎任性地在“飞拉达”；或干脆做一条身姿矫健、肌肉发达的赤尾子穿行于湍急的河流中，左突右冲，浑身被浪花浇得透湿……

当我们干完这些事，会发现自己掺杂着大自然气味和汗水的笑容是情不自禁的。举手投足间，像风一样敢作敢为。我们被大自然重新打开了身心的秘密世界，向左走有芬芳的自由，向右走有月亮那样橙黄的爱。

秋天是时间赐予金佛山的最古老盛典。它不仅催促着人们抓紧采笋，动物赶快为过冬备好粮草，更会一遍遍地提醒严酷的生命马拉松将要开始。

笋农烧得通红的柴火灶上，一锅沸腾煮开的方竹笋冲得我眼泪直冒……大山就这样被浓缩成玉色的精华由着水重新去解构、酝酿，散发出一种充满勇气又迷人的酒气，去配这座山不可驯服的獠野。

辗转转回。又听到一个声音对我说，坐下吧，慢慢去等那些春天的返回者，同时缅怀那些留在冬天的殉道者——它们一起捍卫了这座山的尊严。

【观潮】

■ 刘萍

在第十四届中国艺术节的舞台上，第十八届文华奖以一系列突破性举措劲吹新风。

从奖项设置的扩容升级到参评范围的开放包容，从创作导向的深耕下沉到艺术表达的跨界融合，这场国家级舞台艺术盛会的放“大”抓“小”之道，解锁出新时代舞台艺术扎根群众、拥抱时代的发展密码。

文华奖的放“大”，体现在格局之阔与视野之广上。

以往聚焦大型剧目的评奖体系，如今将舞台艺术的“朋友圈”越扩越大。申报渠道上，除传统文化单位与院团外，中央部委、行业组织、票务与演播平台均被纳入推荐序列，地市级及民营艺术机构也获得更多机会。63家申报主体带来数百部参评作品，让小众佳作不再被埋没。

人才维度更显包容，濮存昕等资深艺术家与新东、刘敏涛等影视演员同台获奖，年轻演员陈丽君脱颖而出，让人才

■ 陈伦双

深秋的北京，五彩斑斓。2025年11月10日，7位身着检察制服的代表，迎着晨光拾级而上，迈入人民大会堂的殿堂。他们的脚步轻缓却坚定，仿佛踏响了21年来不曾停歇的守护回音。

他们是山城儿女——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渝检护“未”团队）的优秀代表梅玫、龚珊、唐焕然、吴波、李非白、孙文静、王莉。今年8月，他们被中央宣传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

这一天，他们要站上全国舞台，讲述“德法相伴，倾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故事。

穿过金色大厅，来到小礼堂。高耸的穹顶、璀璨的华灯与数排红色座椅，构成了一个庄严而温暖的空间。

主席台上，红色会标赫然在目——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先进事迹报告会。

“爸妈离婚没人管我！被人欺负没人帮我！现在我犯了错，你们都来审判我！”第一位登台的是梅玫，她身披“时代楷模”绶带，声音略带沙哑，却字字铿锵。

21年前，少年在法庭上的哭喊让她彻夜难眠。那一刻她明白：未检工作，办的不只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

三年前，梅玫向媒体分享：“我们做的事，就是陪孩子一起成长。”

这一天，她的话愈发深沉而坚定：“用法治的阳光陪伴孩子们成长，是我最大的骄傲。”

掌声如潮。这不仅是对梅玫的点赞，更是对渝

■ 蒋宜茂

因工作关系去过几次开州，与汉丰湖远远地打过照面。最近，才有机会驻足汉丰湖畔，近距离触摸品读。

这个因三峡工程建设而形成的人工湖，是三峡库区最大的内陆湖。偌大的湖体与城市唇齿依依，放眼望去，蔚为壮观。

湖周的山脉与城市的天际轮廓线，勾勒出巨幅山水画的边框，淡淡地、远远地缭绕着，犹如一道青黛色的屏障。

临近黄昏，我站在船头，与这湖光山色久久对视，好似也洞见了湖底些许沉甸甸的过往。

湖畔的举子园内，几十株百年黄葛树形成的古树群落与矗立的文峰塔、开州国学院、考院、盛山书院相呼应。

举子园是依着旧址重修的，黛瓦白墙，飞檐斗拱，洋溢着一股浓郁的静雅之气。漫步其间，仿佛还能听到百年前那些青衫士子摇头晃脑的琅琅书声，嗅到那浸润了墨香的气息。

当手指划过斑驳的古碑，那个200多年前年轻、儒雅、刚毅的身影浮出心田，他便是与梁平（梁山）、与开州（开县）这文脉息息相关的先贤——清朝诗人、书法家、知县符永培。

我在梁平工作期间，从《梁山县志》及相关史料遗迹里，对符永培前辈有所知晓：这位清代河南宁陵的举人，一生中曾担任彭水、梁山、开县知县，每主政一

## 新风劲吹文华奖

选拔突破领域、年龄的界限，呈现出老中青三代同辉、多元人才共生的鲜活生态。

创作导向上则“放大”了社会效益与市场价值，通过限制“外请主创”，培育本土力量，延长参评时限倡导“十年磨一戏”，提高演出场次要求倒逼作品走向市场。

而抓“小”之举，更让艺术回归本真、贴近民生。

本届文华奖首次增设15个“文华节目奖”，将目光投向时长不超过40分钟的小戏小品、歌曲舞蹈，龙江剧小戏《痴梦》等小而精的作品得以登上国家舞台。

这一调整直击行业痛点——以往大型剧目投入大、转场难，往往“评奖即封箱”。而小节目创作灵活、成本低廉，既能深入基层演出，又契合百姓碎片化观赏需求，让艺术服务真正落地。

同时，首次设立的“文华评论奖”，以小切口撬动文艺评论生态完善，为创作提供精准导航。

放“大”抓“小”的背后，是文华奖回归艺术本质、服务大众需求的深刻转型。

## 走进人民大会堂

检护“未”团队的褒奖。

紧接着登场的是吴波。这位从江西远赴新疆、海南求学，最终扎根重庆的检察官，已在未检一线奋战七年。

为了让办案更有温度，他总结出“望闻问切”四步法：看衣着冷暖，眼神躲闪；听语气变化、情绪起伏；问得巧妙、聊得贴心；最后综合把脉，精准施策。同事们笑称他是“行走的心理咨询师”，而他却说：“虽然头发日渐稀疏，却心甘情愿为孩子多做一些，多走几步。”

质朴的真诚，引发现场会心的笑声与掌声。

“她用行动代言：国家，不会放弃对任何一个孩子的承诺。”旁白刚落，曾担任过国家公诉人的李非白，深深一躬，掌声雷动。

“办案有期限，但守护没有尽头。”李非白用七年时间陪伴三个孤儿成长，成了“检察官妈妈”。她坚定地说，“我们身穿检服，就扛着国家的托付；站在孩子身后，国家就是坚实的后盾。”

许多人悄然拭泪，我也不禁湿了眼眶。

年轻一代的声音同样铿锵。唐焕然在团队代表中年纪最小，他曾是边疆哨兵，八年前，脱下军装穿上检服，将哨位从国境线转到了孩子们的成长路上。

“一次次弯腰播种，一寸寸用心守护，何尝不是另一种‘戍边’！”他说。

掌声再次响起，是对青春誓言的回应。

同样青春的韩丹，不是检察官，却因为“莎姐”改变了人生轨迹。

2015年，还在读高二的她报名加入首个“莎姐”校园法律社团。一次，参观未管所时，她听到一名穿着囚服的少年

放“大”是为了打破壁垒，让不同类型、不同背景的创作力量同台竞技，激发艺术生态的多元活力；抓“小”的落点是为了扎根生活，让艺术走出象牙塔，成为百姓触手可及的精神滋养。

这种转型，让舞台艺术既保持了国家奖项的专业高度，又充满了人间烟火气，实现了“曲高”与“和众”的统一。

从文华奖的新风不难看出，新时代舞台艺术的生命力，在于既要“登高望远”，以开放格局拥抱跨界融合与时代创新；也要“俯身接地”，以务实举措回应群众期待与生活需求。

当川剧《梦回东坡》用现代科技激活传统，当话剧《温暖的味道》以现实题材引发共鸣，当小戏小品在街头巷尾传递欢乐，舞台艺术便真正实现了破圈与引流。

本届文华奖的新风不是偶然，而是我国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它以放“大”拓展艺术边界，以抓“小”夯实群众根基，为舞台艺术注入了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哽咽着说：“要是当初有人教我法律就好了。”

那一刻，一颗法治理想的种子在她心中萌芽。

高考志愿填报法学，研究生毕业后坚持报考政法机关……如今，她已成为一名基层法院助理。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当这句话响起，全场沸腾。

这不是简单的传承，而是一场爱与法的接力。跑，是渝检护“未”路上最动人的回响。

报告会上，还有三位代表静静地坐在会场第二排，他们同样披着“时代楷模”绶带，同样闪耀。

来自重庆当代党员杂志社的记者王雪，深情讲述了他们的故事——坚守未检岗位16年的龚珊，办理多起大案、要案，不忍看“孩子眼里的光熄灭”，和同事一起筑起护“未”制度防护林。

孙文静接过师父吴健临终时交来的142个帮教名单，创办“红岩魂·山城少年”周末帮教项目，还带着自己年幼的孩子一同参与。面对质疑，她坚定回应：“如果我们都戴上有色眼镜，他们怎么抬头？”

开州检察官王莉，在办案中追根溯源，发现家庭教育缺失常是悲剧起点，于是带领团队研发“家庭成长环境风险防控”数字模型，推广至全市，将未成年人保护网织得更加严密。

上午11时，报告会落幕。

而礼堂内，热度不减。梅玫等代表，再次被记者和青年学子围拥，关于爱与法的对话，在追问与回答中得以延续，如同涓涓细流，汇入了更多人的心田。

## 汉丰湖畔镌刻的记忆

地，均深受当地百姓喜爱。

在符永培的倡导下，文峰塔于1804年建成，成为开州文化的地标与象征。

伫立碑前，倍感亲切与敬仰。碑记的落款处，我清楚地看到了“署开县梁山知县宁陵符永培撰并书”的字样。而落款时间是清嘉庆十年孟秋，正是他调任开县不久。

他题写的“文峰塔”三个大字，刚劲有力而不失娴熟老练，对于一位刚过而立之年主政一方的知县，其诗文功底，书法造诣，实属难得。

这座文峰塔，不仅见证了符永培的担当与情怀，更承载着开州人的情感与记忆。它既是历史变迁的印记，更是一处令人沉醉遐想的人文景观。

这塔，是先贤符永培们理想的寄托，他们盼望着文运昌盛，如这塔一般，拔地而起，直冲云霄。这塔，又像一支巨大的笔，以天为纸，以云为墨，想要在这历史的苍苍上，写下华彩的篇章。

我忽然想到，文化的传承，除了这温文的笔墨外，有时也需要钢铁与血的淬炼。

我的目光不由得从碧蓝的湖面，移向湖畔那抹庄严的红色——刘伯承同志纪念馆。我延伸着向南望去，仿佛要穿过这山水，望见那座长江之滨的明珠古城——我的故乡丰都县。

我在丰都县委工作时，便听熟了“刘伯承血战丰都”的悲壮故事。那又是一重截然不同的记忆了，是镌刻在民族血脉里的，关于牺牲与伟岸的记忆。

丰都之战，一代军神从此失去了右眼。我无法想象，那是一种何等的惨痛，不仅是身体的，更是心灵的。然而，他挺过来了，将这巨大的创痛轻轻揭过。

在刘伯承故居参观听解说中，讲解老师动情地讲述丰都鏖战的情景时，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右眼眶，仿佛能感受到那穿越了百年的、灼热的剧痛。

刘帅是开州人，他生于斯，长于斯。从开州的文峰塔，到丰都的护国战场，其间，是怎样一条从文人理想走向铁血救国的路？

夜幕缓缓垂了下来，我仍恋恋不舍这迷人的湖畔，沉重的脚步像被磁铁吸附了一样，眼眸呈现的历史叠印，在这一刻变得异常清晰：先贤符永培的良苦用心，军神刘伯承的满腔热血，都已然飘荡在这汉丰湖的渺渺碧波之上，化作了古今开州深邃的底色。

文峰塔伟岸的身影，在水中微微荡漾，与这现代的璀璨灯火交融在一起，分不清哪是古，哪是今。

那些被镌刻的记忆，已不再是石碑上朦胧的文字，而是这湖中活生生的灵性水光，日夜荡漾，滋养着这片敦厚的土地，以及土地上淳朴善良的人们。

是夜，我道别开州，驱车返程时，打开车窗，回眸灯火辉煌中的汉丰湖。

我深知，我现在已不必回首，这湖，这塔，这所有的记忆，都已装入了我的行囊，已镌刻在我的心坎上，沉甸甸的，任血液冲刷、流淌……